



春秋左氏傳

昭廿

卷十

12
1772
8





春秋卷第十九



左氏傳

昭公

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

平齊求之也

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劉

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

○ 癸巳

月叔孫婁如齊

昭公

昭公

一

齊侯次于號

號燕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

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

退侯釁而動可也哲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水濡

名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璽王橫罕耳不

克而還王瑤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也橫置也王旌旂至于軫芋尹無宇斷之即申無字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無宇執之有司

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執

也字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度也略疆界諸侯

正封封疆有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

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以得天下也吾

先君文王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曰盜所隱

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

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言若以我為盜則我取遂赦方有權寵未可得取

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宰選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台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

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皇暇也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但欲使君來不致望如蜀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神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儀子仲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鬣也吳楚選長鬣者相禮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謂齊越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叔孫婁如齊涖盟婁公舍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災魯實受之衛地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災發於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

一月季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

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曰擇人二曰因民而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四時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季

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守

不可謝息信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挈餅汲者喻小知為人夫子從君而守

臣喪邑時孟信子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

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

取之杞吾與子桃桃魯成及誰敢有之他日取成

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

以無山與之萊柞二山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

成不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

命非公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

走羣望望走禱于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東裔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夏家郊歷殷周并

祀以羣神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子產為

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夫

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

致諸子此年正月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

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縱子為政時容可不歸恐

後代子者將以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

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

謂與趙文子爭州田故病其自取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

原晉邑以賜大心者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

走不知所往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

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哲殺伯有壬子

前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駟氏黨壬寅此年

正月二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良止伯有子立為大夫使有

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

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有伯

無義而立後恐民以鬼神為惑故并立洩不媚以解說民心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

始化曰魄附形之靈既生魄陽曰魂附氣之神用物精多

則魂魄彊魂以氣強魄以形強居高官強是以有

精爽至於神明也爽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

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彊死不况良霄我先君

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

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

孫鉏之子罕朔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罕朔殺罕魍子魍

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

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重則降多古之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

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降一等為

下大夫不降以罪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八秋

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吊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

吊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

簡公如衛吊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

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

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追命者

九月

公至自楚相禮病其不能相儀乃講學之苟能禮

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

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高祖宋閔公子及正考

父弗父何佐戴武宣皆宋三命茲益共三命上

高益故其鼎銘云廟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

如是亦侮饋於是鬻於是言饋鬻餽屬其

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

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

皆僖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位知禮則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

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單獻公棄親用羈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冬單獻公棄親用羈

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周卿士單靖

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父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

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

序不類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

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公曰多語寡人使之詳言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乙甲配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襄

公夫人姜氏無子宜姜氏嬖人媯始生孟縶媯始音

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也元孟縶

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也元孟縶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烝鉏朝子

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也協合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年在二媯始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句弱行也跛孔成子以

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辭合著遇屯

震上下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屯

之比坎上下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

焉周易曰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

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且其繇曰利建侯嗣

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二卦皆云謂

辭卦其彖及初九爻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

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大誓曰朕

弱足者居屯初九爻辭盤桓不利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

利不亦可乎孟利居故孔成子立

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也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地名晉侯

能言或馮焉有神馮不然民聽濫也濫失抑臣

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

之宮虎音斯虎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其是之謂乎師曠善諫故以此巧言是宮也

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

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招音韶稱弟稱也陳哀公元妃

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過招

皆哀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憂患自殺經書

叔弓如晉叔弓如晉賀虎祁也宮賀

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蒙欺可吊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

非唯我賀將天下 楚人執陳行人于

實賀言諸侯畏 晉非獨鄭

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君成未留

而出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于楚偃以招過殺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

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八月庚戌

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三子齊大夫子尾之

子工成弟鑄也子而立子良氏之宰子高疆子

車頃公孫捷也昭公 十二

旗為子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良子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

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

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請命問桓子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疆氏即高疆子聞諸曰弗聞子

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

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

先人何以言若相攻無子盍謂之使無周書曰惠

不惠茂不茂言當施惠於不勉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服行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靈

藥氏所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蒐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不言秋大蒐于紅自

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之罪宜為國討故去書大夫公

子明招陳公子招歸

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

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

之子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招復公稱

子惡也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子也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

陳壬午十月十日傳誤與嬖索克殺馬毀玉以葬與嬖大

夫掌乘車者馬王陳侯所得之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置馬既又請私臣私君私於幄加經於顛而逃

使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曰城麋之役不

諂在襄二十六年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

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言當為郊教盡

君寧息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

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陳祖舜歲在

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顛頊以歲在鶉火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間有天津故謂之

木之有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

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舜重之以明德寘德

於遂殷以舜後封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

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周武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

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也而書譏陳滅陳

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

厲會楚子于陳

不行會禮故不摠書

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

夷楚地舊名城父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田益許

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

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

遷方城外入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葉今遷夷故以方城外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

率陰戎伐潁

陰戎潁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伯周大讓之桓

曰我自夏以后稷

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

在夏世五國後稷功受此五國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

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

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也北夷

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慮後世廢隊望

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

童子垂髦始冠用弁斂髦三加後去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

晉國既封不事王室昭公十五年

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伯父惠公

歸自秦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使偪我

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

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

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謀主謂宗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

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

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不改正朔易

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色服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使

趙成如周吊且致閭田與繆反潁倬王亦使賓

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夏四月陳災

晉人禮而歸之賔滑周大夫

災公穀作火○陳已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

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

對曰陳水屬也顓頊以水火水妃也而楚所相

也火畏水故謂之妃相治今火出而火陳逐楚

而建陳也火與陳星則楚衰而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故妃音配合也天為一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

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鷄火五十二年

及鷄火以五為紀故五

戲陽晉戲地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

趨入請佐公使尊酌公之使人執尊許之而遂酌

以飲工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

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

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不習樂君之卿佐

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

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即李調曰女為君目將

司明也職在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

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卿喪作樂歡會

也類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氣和則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不命猶言不罪公說

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子說自解也

仲孫矍如齊

孟僖子如齊廢聘禮也

冬築

郎囿

冬築郎囿書時也俞奉曰勸民力娛耳
目故書以為戒左氏

也說非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平子季孫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
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
于婺女星客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
之虛歲歲星顛頊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
也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占婺女為
既嫁女而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母故當其

災天以七紀宿四十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

乎出登升也逢公殷諸侯亦姜姓吾是以譏之

夏齊藥施來奔

齊公齊惠藥高氏皆者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遂見文子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

雖不信言藥高實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

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路寢門畫晏平仲端

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

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乎言非惡無差等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鉞率吉鉞音丕王黑齊大夫靈姑鉞音公旗名卜使率戰吉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君不敢與五月庚辰戰于稷

敗諸鹿門鹿門齊藥施高疆來奔高疆不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孽蘊畜也姑使無

蘊乎可以滋長長可以益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莒齊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

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棘子山

子商亦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于夫于地名子周本無邑故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

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桓子分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

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

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同○三大夫皆卿故書之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郟音梗 獻俘始用

人於亳社殷社 祭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

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

視民不佻佻偷也 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 戊子晉侯

彪卒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

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吊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

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

侯大夫非盟會 鄭子皮將以幣行之見新君 子產曰喪焉

用幣用幣必百兩車載幣用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也行用 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 幾千人

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

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 而又命孤孤

斬焉在衰經之中

斬哀痛絕也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已則不

能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

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

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

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

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

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言不可不慎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

亦害乎

夫人謂子尾曠空也

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以喻高彊身自取禍

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戊冬十月無冬史闕文冬十

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

以溫地

將至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二月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賊討賊以

故楚虔蔡般同書其名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

萇弘周大夫

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

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

豕韋即姬訾歲星過此年不楚將有之然壅也其惡歲及大梁蔡復

蔡凶不

楚將有之然壅也

其壅積

歲及大梁蔡復

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弑立之歲歲在大梁

楚子在申召蔡靈

侯

靈侯

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

於感

恨蔡不服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

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

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

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

幸

僥倖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

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然
 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
 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
 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
 沒振天將用金木水火土五材必使極盛然後
 敝之其敝也無以拯救如沒者之不可復
 振言天
 五月齊歸此亦如大蒐于比蒲比蒲魯地大蒐于比
 蒐也齊謚

又有喪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侵祥侵祥地名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備好禮

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地遂

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

無相棄也二女僖子使助遠氏之遫遫副倅也

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

叔字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雙也似

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公作屈銀楚師在蔡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後三年歲星周復於大梁楚子必有咎晉

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

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不為祖考所歸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

齊傳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廬之子蔡侯

之殺以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隱謚岡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

山楚地

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羹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陳蔡

皆有楚縣不羹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

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在桓

年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專盛過節

丹在內勝任亦不親不在外可居朝廷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厲公得櫟宋蕭亳實殺子

游在莊十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衛蒲

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

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成視下言徐叔向

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會

昭公二十五

有表野會設表為位衣有禴帶有結禴領會結帶結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

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

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

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日共言順日從無守氣矣言無守身之氣十二月

單成

公卒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

燕伯于陽

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于唐因其衆也

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毀用

具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

之室掌公墓大夫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下

也棺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

侯之賓何

不欲久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

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

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

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

華之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

賦義取燕笑語兮為龍為昭子曰必亡宴語之

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

何以在

二為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

十年華定出奔傳

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

之役年在十宮人懇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慙魯大夫晉侯享諸侯子

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

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

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坻水中高地也寡君

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

肉如陵澠齊水名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

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

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

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

出矣以齊

俠出大 魯 齊 大夫

五月葬鄭簡公

六月葬鄭簡公經書五月

傳書六月 必有誤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熊熊公作然 穀作虎

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成虎即成熊子王之 孫與闕氏同出若教或

其大夫成

虎懷寵也

秋七月○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

入昔陽

鮮虞自狄別種 昔陽肥國都

秋八月壬

冬十月

午滅肥以肥子繇臯歸

肥自狄繇 臯其君名

周原伯絞虐其與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 公與衆也曹羣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甘簡公 弟絞奔郊地郊周

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 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周卿士劉 定公卿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 即過而立成公

之孫鮪鮪平 公鮪丁酉殺獻大子之傳庾皮之子過

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 過皆甘悼公之黨公

子愁出奔齊

作愁公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孫費邑宰南蒯謂

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

室謂家財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

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及平子伐

莒克之更受三命平子昭子叔仲子欲構二家

謂平子曰三命喻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

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

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

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

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逃其副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鄉人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

憂患湫愁隘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

君圖人君之圖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枚

筮之不指其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坤下曰黃

裳元吉

坤六五爻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坎險故疆而能溫所以

為和以率真信也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

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忠不得其色黃言非下不共不得其飾裳不為事不

善不得其極德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違也率事以

信為共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忠信共也非此三者

弗當此不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問其何事欲中羨能黃上羨為元下羨則

裳參成可筮參羨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

圃生之杞乎言蒯在費如杞從我者子乎子之男

美稱言從已去我者鄙乎言去我則鄙倍其鄰者

恥乎鄰猶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

昭子逐叔仲小自欲以解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

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

為怨府不能為季氏逐楚子伐徐于州來

狩也次于潁尾潁水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楚子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

也翠被豹舄翠羽飾被也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大

夫右尹子革夕夕莫王見之去冠彼舍鞭敬大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

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分四國齊魯衛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挑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王舅也晉及

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六子長昆

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

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不

羹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為鍼秘鍼音戚斧也秘音秘柄敢

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須俟也以已喻鋒刃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欲自摩厲以斷王之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

王欲肆其心周穆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招音昭

於祗宮坊內遊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

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情惜式昭德音惜安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金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形家語

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

有志志書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虞因肥之役也

不書將帥

史闕文

晉伐鮮

虞因肥之役也

三十二

昭公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昭公

三十二

晉伐鮮虞

春秋卷第十九

春秋卷第二十

左氏傳

昭公_四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以君命

而使大夫討家臣見季氏之無君矣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

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

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

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

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楚子之為令尹

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

遂居田居掩族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蔡洧

有寵於王洧蔡人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

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鬬中鬬邑名又奪成然邑而

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

棄疾也故遂氏之族及遂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

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常壽過申圍固城克息舟固城息舟城而

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

十二年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元年子干奔晉子

之命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

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已徇於蔡從已觀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執觀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

公已成軍殺已無益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若求安定

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衆

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依陳蔡之衆以立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四族遂氏許圍蔡消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

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

罷敵狎音皮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魚陂地公子棄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師及訾梁

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
 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
 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
 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泂
 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
 可忍不可忍視其死亡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

諸棘闈以歸

棘里名闈門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

申亥氏

癸亥五月二十六日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申亥以

其二女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而葬之

殺公作弒○不曰弒君比不觀從謂子干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曰人將忍子子王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

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

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詐言棄疾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
 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詐以為靈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五帥即蕩侯潘子
 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羣賂始舉事
 賂貨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修廢召觀從王曰唯爾
 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子躬且致欒櫟之田

欒櫟本鄭邑楚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
 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降服如曰臣
 過失命言臣罪過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
 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
 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

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齋戒而從長康

王跨之上過其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鬬韋龜屬

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而卜神違當

璧之命而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同惡如蓬居如

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言子干無黨於內誰與同

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從謂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

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也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

四也子貴妃居常五也季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

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

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

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

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

管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

善齊肅下善人而不蔽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狐偃趙衰顛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

外主有藥卻狐先以為內主藥技卻穀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九子天方相晉將何以代

文將有何君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

不送歸楚而不逆晉送楚迎何以冀國 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平丘衛地魯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稱人以執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名良地水道不可具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

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幄幕軍帳行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

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強過縱也欲使芻蕘者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

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喻近也在君之宇下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

以君命賜之其已言以錦賜客從之未退而禁

之屠伯謂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也底致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庸功也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

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

明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

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間

朝以講禮三年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朝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

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

盟依舊禮主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而布

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何齊肅為

有盟之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
 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
 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旌旗不曳也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邾人莒人愬于晉
 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共謂供魯故
 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
 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
 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

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
 雖債什也喻晉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滅鄆
 猶存其民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不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
 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
 命外僕速張於除使張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
 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昭公 十

也列位列位天子畿甸服天子畿甸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在甸服

外伯子男列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

事行理之命通行理使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藝

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

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不競爭則何為人所陵何

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

伏焉蒲伏即匍匐奉壺飲以冰承之竊往飲季孫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服湫子

伯子產歸未至聞子皮率哭且曰吾已已止無

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

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

公至自會

○虞鮮

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地名

驅衝車與大獲而歸狄爭逐

蔡侯廬歸于蔡陳

侯吳歸于陳

國固其國故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

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道房

故諸侯楚滅為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廬

冬十月葬蔡靈公

平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吳陳

冬十月葬蔡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于河景伯士文吳滅州來吳滅州來令尹子

伯子彌牟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

待之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書至則至名則季

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瘵於晉也瘵差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

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即鮒

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

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藥氏黨得罪奔魯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囚於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

罪已禮也劉敞曰杜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故卒名之○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邾慮癸二人家臣

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

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

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君

季畏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

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

送使請期五日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

公曰叛夫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齊

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

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齊因費自

好假以欲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在國都上流故謂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介特也救災患宥孤寡賦其赦罪戾詰姦

慝舉淹滯有才德禮新叙舊新祿勲合親任

良物官物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

之東亦如之好於邊疆結好息民五年而後用

也師禮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

去疾卒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弟

昭公十四

庚興

庚興共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興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蒲餘侯也意恢鐸大夫茲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

楚令尹

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興許之

子旗有

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養由

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

之族使鬬辛居郟以

冬莒殺其公子

無忘舊勲

辛子旗之子

意恢

書殺意恢非其罪也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興於

齊齊隰黨公子

○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邢侯

鉏送之有賂田

楚申公巫臣子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

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

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

罪邢侯

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

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

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義為昏貪以敗

官為墨

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

殺

逸書三者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末薄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
減輕也也以寬衛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
除則三殺親益榮利加
榮名益已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

卒

未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

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

祥也喪氛也見祲於魯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

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

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居下可辱吾助子

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吳欲善然而前知其

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速強而背楚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

秋

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別種

鮮虞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

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

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

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
 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猶買也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
 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棄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
 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馘鞮歸馘鞮君名鼓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玉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
 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數為戎所侵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王伐闕
 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鞞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

參虛匡有戎狄參虛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

文公大路戎路鍼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

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

績而載於書功策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

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

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

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

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辛有周人其子適晉為大史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

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賓荀躒也王曰籍父其

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之所樂必終於此

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若卒以憂而死是不終其天年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二喪謂穆后及大子壽禮父為長子

斬喪三年妻雖期亦有三年之義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

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

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既葬而除喪故譏其不遂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求器宴樂言以考典

也考成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也

十二年
王室亂

十有六年春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以猶

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
至于蒲隧蒲隧徐地徐人行成

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邾莒畏齊
盟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

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
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戾定也肆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

誘我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

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夏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夏起聘于鄭

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孫之執政禦之執政掌
也禦止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
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陵侮我我皆有禮

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

之恥也子產怒曰殺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類當作類庚也獄之放紛放縱也會朝之不

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子孔鄭襄公兄孔張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政為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

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所有

主受服歸服受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其祭在

廟謂助君祭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

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

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

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

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

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
 令名之患乎謂立其位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
 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
 邑則失位矣如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
 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
 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議價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成已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
 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庸次
 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除穢斬之蓬蒿
 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
 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

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謂失諸侯敢辭之夏四

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也子奮賦野有蔓草音

賦音子奮賦野有蔓草音子奮賦野有蔓草音

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之羔裘義

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義取子惠思

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

能終乎言不有此相戒子游賦風雨子游賦風雨

子游賦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豐施義取

子柳賦韞子柳印段之子印宣子喜曰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六詩皆鄭風賦二三君子數世之

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義

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晉人聽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昭伯也曰晉之公室

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率

昭公率 秋八月晉

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

三子鄭大夫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

季

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

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

取君子來朝何錫與

之穆公賦菁菁者莪

義取既見君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言其賢故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禁禦

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建巳正月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於是乎百

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樂奏鼓

祝用幣於社幣史用辭自責以故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集不安也房舍也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嗇夫主幣之官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安君之災

故曰有異志

秋邾子來朝

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少皞

已姓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以雲紀事百官師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

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

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玄鳥氏司分者也玄

燕也以春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

來秋分去昭公昭公二十五

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立春鳴也夏止丹鳥氏司閉

者也丹鳥鷦鷯也以立春來立冬去入祝鳩氏

司徒也祝鳩氏也主教民孝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也

王鳴也鷦鷯也有別制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也

故為司馬主法制鳩鳩氏司空也鳩鳩氏也

為司空也鳩鳩氏也為司寇主盜賊鶡鳩氏

平水土也鶡鳩氏也為司寇主盜賊鶡鳩氏

司事也鶡鳩氏也為司寇主盜賊鶡鳩氏

民上聚故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鷦鷯南方

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鷦鷯南方

伊洛之南曰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鷦鷯南方

夷平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鷦鷯夏扈

也九扈為九農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代

少皞者德不能致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

遠瑞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

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猶信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自是凡滅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

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劉子劉獻公陸渾氏甚

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欲因晉

昭公 二十六

春和 卷三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

康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

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

辰大辰房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

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類示人今除於火

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出布散為災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前年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出之月

隨火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也火

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夏數得天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分野大火陳大皞之虛也

大皞居陳木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

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顛頊之

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火之

杜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

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 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罽玉瓚瓘也罽也鄭必不火瓘瓚也欲以禳火也子產弗與楚人

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吳楚始書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

不吉陽句穆王會孫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

子魚公也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楚國故事龜馬令

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

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楚師後至者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置火滿隧陳以

待命吳公子光光諸樊子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

力以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與吳人異形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

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見其對楚

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卷第二

春秋卷第二十一

左氏傳

昭公

五

十有八年春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

毛得殺毛伯過

大夫伯過周

族之而代之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侈故之以昆吾夏伯稔熟也而毛得以濟侈

春秋卷第二十一 昭公

於王都不亡何 待為二十六年 王三月曹伯須卒 三月

曹平 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 星火心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 七日其火

作乎 從丙子至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請用子產不

作庫登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

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 多言者或 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

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里析鄭大夫之氣 民震動國

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 言將先 國遷其可乎

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 子產知天災非

足知不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

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

故辭不 使司寇出新客 新來聘者未知 禁舊客

勿出於宮不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至于大宮位二巡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使公孫登

徙大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柶於周廟告于先

君周廟厲王廟有火災故使府人庫人各徹其

事商成公徹司宮鄭大夫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

司寇各保其徵野所徵役之人也戒郊人助祝史

除於國北就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

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書焚室而寬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

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

是以知陳許

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郟

人藉稻耕種於邾人襲郟郟人將閉門邾人羊

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之盡俘以歸郟子曰

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

及郟夫人而舍其女舍止秋產為火故

大為社為治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

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

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廟

之間庭小宜除大叔不忍毀使除徒陳於道南

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女

子產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衝

道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顧炎武曰此與十

一事重出而或以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

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

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

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

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並走不愛牲王鄭之

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音

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

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

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

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

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言

雖與他國為竟既事

葬曹平公秋葬曹

者魯人往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不說

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始大人患失而

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大人患失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

於是以無學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無害遂不以學則皆懷苟且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

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許自夷遷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

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

許不專於楚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也成十五年許遷葉鄭得其舊地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

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易也國

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為俘囚讎不可啓君其圖

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楚地令尹子瑕城

邾子瑕即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

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鄭音湜鄭及即位使伍奢

為之師伍奢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楚子
 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
 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
 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
 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
 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譜大子張本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也為明年譜大子張本請師寧向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
 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五月亥

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

其君買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不由獨進藥大子奔晉書曰

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秋

齊高彘帥師伐莒

秋齊高彘帥師伐莒莒不事莒子奔

紀鄆紀鄆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子占初莒有婦人
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

度而去之去歲也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

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管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許悼公

偃卒子游娶是歲也鄭駟

於晉大夫生絲弱也子游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

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

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

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

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

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

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

來今取之戌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

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令尹子瑕言蹶由

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忿於室家而舍前之忿

可也乃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

歸蹶由

鄭城門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

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

其室也言淵固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

於我乃

止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朔朝冬至當言正月己丑

梓慎望氛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

出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

費無

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極言

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

猶宋鄭也

自比宋鄭之國

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

奮揚知大子三月大子

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

奉初以還

不能苟且而懷二心奉初命以周旋

不怨後命故遣之

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

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

奢長子尚

為崇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

及負我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

負任報讎

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不可棄棄去為名不可

廢廢俱名為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言愈於相伍尚

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

食早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剛于州

僚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

也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進勇士退乃見鱣設諸宋元公無

焉鱣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夏信多私而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欲先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

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

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藥

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藥景公也辰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曹公孫會

自鄆出奔宋 秋盜殺衛

侯之兄縶 殺其兄縶殺其兄縶齊惡子為衛司寇奪之

司寇與鄆鄆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有役則以官邑

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

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

公孟薦達也為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

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

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

我親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

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

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

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

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而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

華齊豹黨宗魯駮乘及閔中閔曲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閔門入閔門衛城門名慶比御公

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及公宮鴻駮

駮駮乘于公駮音留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于馬路之衢遂從衢馬路名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

盖以當其闕

蓋肉袒示必死闕空也

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不從者出

踰而從

公如死鳥

死鳥

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

朱鉏黑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

既出

聞衛亂使請所聘

使請命於齊

公曰猶在竟內

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

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阿比也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言受聘當

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以為相

為未致使故也

未致使故不

衛侯以為乘馬賓

將擻

擻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

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請助行夜

親執鐸終

夕與於燎

設火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北

喜也名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

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閏月戊辰殺

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

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衛侯告

寧于齊且言子石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

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在康誥曰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受言

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將往

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

不受亂許豹行事也不為利疚於回以利

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

非禮繫以二心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華定之出奔陳寧公作宋華向之亂公子

城寧公作公孫忌樂舍舍樂

司馬疆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邠申邠小

穆公出奔鄭八子宋大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

鬼闔宋地敗于城子城適晉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

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

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

大司馬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

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

忍其詢也詢取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

之有庸可以為功使少司寇棼以歸棼華亥庶兄也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棼齒已長不能事他人以三

公子為質必免也質信也公子既入華棼將自門行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齊侯疥遂疢疥當作瘵瘵是大瘡期而不瘳諸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

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

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晏

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王楚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

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

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君為誠信之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

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

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

之言君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

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

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在音九衡鹿舟鮫

言公專守其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縣在邑邊鄙不

利不與民共從公從公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竟也言近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世家強易民物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徵歛

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

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

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兆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責本責

或作債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盧公

盧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

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違之齊侯至自田晏

子侍于遄臺遄臺名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與我順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音闡宰夫和

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
 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嘏無言時靡有爭
 醴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二
 體舞有三類風雅四物律度量衡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
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呂七音五聲加變八風
無射陽聲為律陰聲為呂
八方九歌九功皆可歌也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

周密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

專用一聲不成樂

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荊因之

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有逢伯陵因

之

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蒲姑氏因之

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

鄭子產有疾謂子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

大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則多死焉故寬難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
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
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

之以猛也慘會也言為寇虐會不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

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和之至

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

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夫樂天子之職也

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

風以作樂器以鐘之也與以行之小者不窕

也大者不樛樛音樛大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

窕則不咸人不充滿椒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

實生疾今鐘椒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

公

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

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此止聘書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

已上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歸鮑國

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為鮑國七年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

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

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城南里宋華

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音驅為少司馬多

僚為御士公御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

亡人亡人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

子司馬謂費遂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我言

死亡其命不可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

可逃何遠之有言若愛司馬則君當出亡亡可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

告司馬使逐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

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疆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之張句尤

也怪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

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

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

僚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橫宋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城名秋七月壬

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夏至冬至二分

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

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他

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其災常八月

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瘞○叔於是叔輒

將死非所哭也哭日食憂災在昭子曰子叔

八月叔輒卒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枝烏

鳴齊厨人濮曰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

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

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宋地獲其二帥公子苦

雒偃州負雒音黔二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宋

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

而不能送亡句君請待之請君待乃徇曰揚徽

者公徒也也徽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

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厨人濮以裳裹首而

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

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氏居地

而助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

歸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

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年前

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

願為鶴其御願為鵝陳鶴鵝皆子祿御公子城莊

董為右子祿宜干孛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華豹

華氏黨為呂邑封人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傳引弓曰平公之靈

尚輔相余城平公公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

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速也城謂豹曰若

夫抽矢豹止城射之殪張匄抽受而下二長丈

邊射之折股城射張匄扶伏而擊之折軫扶伏與匄

力疾擊公子城折其車軫又射之死干孛請一矢死求城曰余

言女於君之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乘同

皆死當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臯

曰吾為藥氏矣藥謂盈臯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

亡廷恐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臯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朱穀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

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

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靈

朱也

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同惡德君必甚又

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權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無蔡公如晉及河鼓

將伐鮮虞他

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二十二年

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莒

子將戰苑羊牧之牧之莒諫曰齊帥賤其求不

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

餘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

也門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宋華

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

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舉而高之日亢不衷猶言不端孤之

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

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華軀已下五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

馬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樂祁為司城祁子罕

仲幾為左師樂仲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

樂江孫昭公昭公二十四

司寇鞞子孫

大蒐于昌間

姦作公間

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賔

孟說之欲立之

孟即起也

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

穆公

獻公劉擊

惡賔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又惡

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言朝有欲位之賓

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

犧也畏其為犧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

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

人犧則用在

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

王弗應之王心許

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北山洛也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榮錡氏周地名

戊辰劉子摯率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

王見王遂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懼諸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嫡庶並爭亂在宗室故特書王已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

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伯塋壬戌劉子奔揚揚

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癸亥單子出失王

王子還與台莊公謀莊公名伯曰不殺單旗

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

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

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

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邑單子亡乙丑

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殺弱驥延定稠八子靈子朝奔京丙寅

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

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閔馬父閔子馬也天晉之取鼓也在

也閔馬父閔子馬也天○五年既獻而反鼓

子焉廟獻於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東陽

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鞅山東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

歸使涉佗守之涉佗晉大夫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

未踰年而稱王示當立也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

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如劉單子使王子慶守于王城

于平宮平宮平辛卯鄆肸伐皇

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

未伐東園東園周地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帥九州之戎九年滅屬晉州鄉屬及焦瑕温原

之師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單子劉

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不即位故不書崩生則稱王明其實

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月不成喪也

已丑敬王即位敬王子猛母館于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此月當為癸卯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

朔書癸
○ 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

谿泉地
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任人

皆周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子三

晉大夫濟
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

師渡伊洛
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卷第二十一

